



文化城的文學風采

● 林柏維*

文化協會·文化城

文化城美稱，所謂何來？顯然不是「文化」兩字的表面象徵。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，台中市是新興都會，1885年因台灣建省，始於1889年築城，與鹿港、艋舺、安平相較，歷史年齡的差距使台中在實質文化上難望項背；就大專巒校數目、史上文人雅士、文化社團而論，台中市也不居翹首。然而，獨獨台中市被稱為文化城，文化協會在台中，正是美名之源。

攤開正規教育裡的歷史課本，文化協會是什麼？林獻堂、蔣渭水、蔡培火、王敏川、楊肇嘉、吳三連……等等，他們是誰？議會運動、農民組合、民眾黨、台中一中、櫟社，又該如何解釋？其實，這些名詞都「很台中」，也「很文化」。

1921年10月17日，由於蔣渭水的推動，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，知識菁英在總理林獻堂的領導下，以台灣文化之「向上」為目的，展開喚起民族覺醒、建設台灣特種文化的啟蒙運動：發行會報《台灣民報》，設讀報社、書局、夏季學校，推展青年、婦女、農民、勞工、金融、議會運動，開本土文學、戲劇、電影的契機。文化人在城鄉間舉辦各式的文化演講會，風起雲湧，蔚成1920年代全島文化運動的熱潮，使「文化的」成為進步的、改革的、台灣意識者的共同標籤，由於台中州下的文化人、文化會特多，「文化的台中市」因應而成。

基於城市歷史發展的軌跡，談二〇年代的台中人，勢必要有廣角的視野。

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

千古風流人物

台灣文化協會致力於文化啟蒙，首要之工作當然是文字、語言的傳遞方式；1922年黃呈聰（彰化）在《台灣青年》提出〈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〉，1924年張我軍在《台灣民報》揭露〈糟糕的台灣文學界〉，合力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，乃至激起新舊文學之爭。

新文學的耕耘者大都與文化協會有關，並以新青年為主體；舊文學則以傳統詩社為據地，有趣的是，兩者皆與霧峰林家有密切的關聯。以文化協會的前後期來看，傳統仕紳與新青年連結，「願為同胞倒海傾」，反擊新文學的連橫，積極於文化講習活動，林獻堂與林幼春則為文化協會的領袖。

傳統與現代的糾葛，也展現在文化協會於二〇年代的社會運動進程中。

櫟社是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詩社，與北部的瀛社、南部的南社鼎足而三，係霧峰林痴仙所首倡，以不材之木「櫟」為旗幟相號召，寓以舊文人「無用之為大用」的心志。

櫟社成員，名家輩出，諸如：傅錫祺、莊太岳、吳汝能、王學潛、林癡仙、蔡蓮舫，每於霧峰林家會聚，逢春秋佳會，必呼朋擊鉢、吟詩唱酬；感傷國族淪落之餘，也常以實際行動參與反對運動，林獻堂、林幼春即分別擔任文化協會的總理、協理。

台中地區積極於新文學者，則有陳斡、謝春木、賴和、張星建、張深切、葉榮鐘、楊達、陳虛谷、楊守愚、翁鬧、莊垂勝等。

二〇年代文化城的文化風采

1920-1925年是台灣新文學的搖籃期，也是文化啟蒙的統一戰線時期。1926-1936，即從賴和發表〈一桿稱仔〉小說到日本政府下令禁用漢文，是台灣新文學的成熟期，也是文化協會分裂後，社會運動分歧發展的時期。

在傳統文人方面，以櫟社為主體之傳統文人，依然矗立於傳統漢文詩詞文章的寫作吟唱，他們雖在1924年飽受後起之秀新知識青年的抨擊，仍堅守「敗草叢下的破舊殿堂」，在文化運動的浪潮中，他們是穩健的地方仕紳，在文協分裂後，他們支持民眾





黨，在民眾黨分裂後，他們撐起地方自治聯盟的大局，南海詩人林幼春當是典型的代表，他們憂國也憂民，實未稍遜於激進青年，選擇傳統漢文，自有他們的理念。

新文學作家，其實都致力於文化啟蒙的志業，在搖籃期中，他們以《台灣青年》、《台灣》、《台灣民報》為舞台，文人的文風自然展現在政治的風格上，如：台灣民報記者謝春木（追風）的小說「她將往何處」訴求解放台灣的婦女。

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後的第一次大會、文化協會分裂後新文化協會的總會及其活動，皆以台中市為活動領域，文化活動的標的也轉向農民及下階層社會，賴和的「鬥鬧熱」及其相關作品皆在展現勞苦大眾的悲苦，楊守愚的「斷水之後」及其他作品，皆在流露農民的悲苦情境，陳虛谷的「無處申冤」則指陳警察的暴虐；林越風的「紅蘿蔔」敘述農民組合中被出賣的農民情境。

新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移駐台中，使台中文人有著解放農民的濃烈色彩，其中以楊逵為標準典範，呂赫若則為後起之秀；相映於文化運動的分離，文人之風格也在在顯示對勞苦階級的寫實。在台灣整體社會運動移轉至台中後，1927年後的台中，人文匯聚，中央書局起著吸納的作用，並使台中在1930年代成為與台北抗衡的文學重鎮，《南音》從第七期移至台中編輯，並改由張星建主編，1934年張深切與賴明弘倡開全島文藝大會並成立台灣文藝聯盟，出刊《台灣文藝》，以賴和為領袖，翁鬧的「憨仔伯」及發表於。次年，楊逵（重要作品為「送報伙」先是發表於新民報後被禁，再於日本之《文學評論》發表《台灣文藝》）與葉陶另立台灣文學社，發行《新文學月報》。

要之，1920年代的台中文人，無論新舊，關懷普羅階層的心志是一致的，他們參與政治的風格，正如謝春木所言「走向實際運動」般，使文學風格呈現出寫實主義與人道關懷。

